

書 札

卷二 書札二

致親戚師友(下)

陳立夫

一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

漢口,教育部

陳部長鑒:

久欽作育,兼仰訏謨。方在流離,過蒙齒錄。辱電存問,深感殷拳。入川固所素願,但迂陋無補,恐孤雅望。寇氛猶熾,行旅惟艱。未敢自必,謹電致謝。馬浮,冬。

二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

重慶,教育部陳部長立夫先生,並請轉呈
委員長蔣先生、行政院長孔先生鈞鑒:

書院已於本日開講。敬念締造之勤,兼荷誨諄之重,將率諸
生砥行力學,勉副所期。理合電聞,並謝嘉惠。馬浮叩。銑。

三 一九四〇年八月九日

立夫部長閣下：

彌年未致箋候，知公賢勞，日不暇給，未宜以山野之言塵瀆視聽，亦以公履信容民，初不責之以世情也。書院由公創議，本在現行學制之外，一年以來，仰賴維護，僅有生徒二十餘人。所講習者，唯在經術義理，稟前聖之遺規，述先儒之墜緒，雖未能遽有裨補於人心，亦決不至抵觸於時制。凡講錄之已經刊刻者，俱已寄呈左右，宜早在洞鑒之中。至關於補助費如何支配，應由籌備委員會具報。前與公有成言，對於書院始終以賓禮見待。

近奉貴部前月巧日代電，詢及講學人員履歷，及所用教材，囑分別造報，有“送部備核”語。是非所施於書院也。夫誦詩讀書，非同課吏，明倫察物，亦異分工；既荷含弘處以方外，似不在呈報之列。故馬、鄭著錄，不居漢廷博士之科；游、夏所傳，亦非魯國師儒之守。今若數及學衆，則不乏四方諮訪之賢，不定限於住院諸生也。舉及教材，則一以群經義說為主，未暇及於時人之論也。以云考核，當以俟之程朱；若有懷疑，惟是折中孔孟。儻部中視同學校，以工作報告見繩，不如罷之之爲愈。恐奉行或未深喻公意，是以有此，恕不一一具復。

公既持本位文化之說，又懷尊師重道之心，請以書院爲例外，聊存中土先儒自由講學之遺風，是亦民國之美談，無損於大體，而有造於將來，凡屬士林，孰不仰公之德化？若物議以某所講論爲非，不當見容於有道之世，則請明白宣示，撤去皋比，別延名德主持講事。書院之存廢爲重，個人之去就爲輕，此其取捨亦唯公命之。夙以公爲知言，故忘其戇直，罄言如

此，亦不敢有隱於君子也。唯鑒其愚誠，伏候教答。敬祝爲國珍衛，不宣。馬浮拜啟。庚辰七月六日。

四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

七月初託劉百閔兄轉呈一函，至今未蒙賜答，似山野之言不足省錄，誠不宜更事喋喋，仰煩聽覽。然書院實公首創，特於現行學制之外，存此一脈，欲使後生略聞先聖墜緒。不棄迂陋，謬見誣諉，屬以講習，是本不以世俗之道繩之。不當以不見答之故而遂自外，故今復有所陳白。

自開講以來，一年有半，羣舉群經大義以爲說。雖復夙夜忘劬，尚於學人未有深益，而年衰力絀，實難爲繼。炳燭之明，既有慚於窺牖；蹄涔之水，亦無導於先河。徒膺知困之憂，更背括囊之訓。竊自惟省，分當及時引去，以免咎戾。不敢虛靡廩餼，貽誤後學。務懇俯鑒下情，與董事會諸君商榷，別延名德來主講事，使書院得繼續維持，諸生亦易於興起。國內通儒顯學，不乏其人，起敝扶衰，必能遠過朽拙。浮之去就，無關重輕，望念其篤老，俾得就閒。儻有餘年，或猶可稍事著述。雖不能仰裨德化，庶幾無負平生，初不必定擁皋比，然後乃爲講學也。蔣公幾務勤勞，孔公亦鞅掌眊暇，俱不另瀆聞。此乃挾誠奉達，非有一豪矯飾。伏俟賓退餘閒，稍損清光，俯垂聽納。在未奉明示以前，固當屏息以待。除另函董事會外，專此瀆陳。臨書不勝懇禱之至。敬頌爲國珍衛，不宣。

五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

立夫部長閣下：

去冬台從蒞嘉，曾荷枉駕山中，惜爲時過促，未及從容相

款，良以爲歉。每念宣勞作育，夙夜在公，未宜輒以山野之言，塵瀆清聽。今有不容不告者，幸稍損賓暇，一垂省覽。書院創議，實由於公。兩年以來，仰荷維護。爲時尚淺，來學無多。既承微絕之餘，復值蹇難之會，雖欲稍竭愚慮，略示初機，實愧未能。其言每與習俗相違，此學亦非時用所亟。學子相從稍久者，僅爲羸舉群經大義，而衰病侵尋，力難爲繼。深恐虛糜廩餼，無裨德化，坐貽誹毀。自量炳燭餘光，實不堪再屬以講事。特懇聽其辭去主講名義，即囑書院董事會別延儒雅，繼續主持，另選生徒，更定規制，庶不負公創設之初心，而使浮亦得卒免於咎戾。所有兩年以來在院師友、學人名錄，往歲曾荷貴部垂詢，因書院本屬例外，似不在呈報之列。今既將求去，不可不以奉聞，別冊附呈，並祈賜咎。諸生中有文字差可表見其學力者，方擬選錄彙印，俟印成後，呈備采覽。盛暑，諸唯爲國珍衛，不宣。馬浮謹啟。附書院師友、學人名錄一冊。

劉百閔

一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

寇亂以來，流離無定。每於報端見仁者與凡百君子俱集漢上，參預密勿，定知所益宏多。未審訏謨定命，何以措斯民於磐石之安也。昨忽奉宥電，逾五日始至。已立復。電文簡略，未足申意。公過示摺謙，乃以嚴事之稱見施，萬非衰陋所敢承。立夫部長感電，推許過情，聞之增悚。書院之議，恐自仁者發之。大蹇朋來，非有剛大之資，何能濟此危難？講學乃儒者分內事，無間於安危。但時賢每輕疑聖學爲無用，六經久成

束閣。今欲振之於阨絕之餘，亦非一二人所能爲力。況以浮之迂拙，學未足以及人，固非其任也。然靡言不訓，雖圖鑿方枘未必有合，輒就鄙慮所及，率爾擬得旨趣及辦法數條。姑以奉正，誠病其簡略荒陋，如或尚有可采，留爲異日討論之地。否則便請毀棄，不必示人。若浮之至與不至，初無加損也。二氏之學雖衰微，而其徒猶有守之弗失者，以能超然於政制之外，昔之人王但爲外護而不予干涉也。儒則講學有禁，言論自由在今亦尤爲虛語。凡事皆有時節因緣，不可強爲。因物付物，爲而不宰，將來或有是時。今之有國家言政教者，尚未足以語於此耳。微仁者亦不發斯言，不知者尠不以爲狂癡也。在泰和晤賀君昌群，才儁可喜。靈峯先生門下舊日講侶，今復何似？碩果不食，益動人思。兵革塞途，恐終竟不能相即。餘詳致毅成書中。敬承動止有常，不具。戊寅八月二日。

二^①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

基金及常費二事，諸公自能處理盡善，關於常費之支撥，今亦不復以一期、分期爲言。陳部長既云查明行政院覆文辦理，是否必須經由教部，或籌委會逕向財部支取。但於事義無礙，撥付不致愆期，使書院免於青黃不接之慮，似此亦非過望。諸公商量邃密，敏則有功，無勞詞費也。逸翁允於月內來嘉，是誠可喜，過渝當得快晤。弟病後微覺氣乏，此間大雨時行，江水暴漲，雖在伏日，乃如深秋，初不知蜀中氣候變幻如此。草草奉復，惟爲時珍重，因暇頻惠音教爲望。

① 此爲《馬一浮集》第一冊《答劉百閔》之未收錄部份。今據《馬一浮先生遺稿三編》補於此。

三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

樂山災後，立民曾寄一函，旋蒙致電慰問，深荷關垂。弟亦有一書答文六，託爲致意，想邀鑒及。此次同人雖倖免池魚，獨熊先生有焚巢傷足之累。深愧料事不明，見幾不早，乃使老友罹此患苦，疚其可追。所幸傷勢可療，或免於跛，差堪告慰。書院開講已決定九月十七日丁巳，取後甲三日、先庚三日之義，舊時釋奠用丁，義即本此。不再展緩，屆時不延外賓。唯籌委會主任委員，例須報告，且加學生以勉勵，此實爲不可缺之典。文六既恐未暇，毅成又遠適東南，可來者獨有仁者，極盼早日蒞臨，指示一切。若與文六同來固佳，否則仁者決不可吝此一行。至創議諸公，殊不敢驚動，即陳部長亦未敢輕告，俟開講後函白可矣。參政會會期計時當可畢會，萬一尚在會期未終以前，亦望設法通融，務請撥冗一蒞。好在往返爲日無多，想仁者決不以爲不情之請也。學生徵選尚未滿三十人，已到院者不及十人，遲以半月，當陸續可至。唯齋舍迫隘，勢難多容，又應選者多根柢缺乏，殊有才難之歎。公等皆以接納不可不弘爲說，以今觀之，雖欲弘，其可得乎？至入山不深之諭，目前亦難爲謀。處災變，安義命，捨此亦無他道。凡百有待商榷者甚多，以是益盼仁者夙駕。臨書不勝引領，順頌餐衛安善，即候賜復，不宣。

前書正封函間，得文六先生來訊，以尊兄曾主張書院開講日宜請林主席蒞會，以昭鄭重之意，詢弟意如何，並有“如擬邀請，用何手續，請逕行酌示”之語。愚意林主席以元首地位，當此危時，未宜輕出。至邀請手續，自宜由籌備委員會具書，或派專員恭迓，方爲得體。但書院湫隘，既未足以備辦行轅，且

嘉定新遭轟炸，敵情難測。既恐有褻尊嚴，尤慮疏於戒備。此舉決以寢罷爲宜。想尊兄與文六先生當以鄙言爲不謬也。至釋奠祭菜，本禮之最輕者，今書院既不能自建禮堂，僅假山寺一亭爲講舍，與其苟也寧闕，故亦不舉，但存謁聖之意而已。籌委會但得尊兄與文六先生蒞臨已足，既已手書關白，亦恕不另行具柬。其餘諸公散居四遠，明知其不能至而具柬邀請，是亦形式耳。尊意以爲如何？此書望送與文六先生一閱，容再作復，鵠候賜答，不具。

四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

重慶，南岸黃角壩楊家花園劉百閔先生鑒：

開講未荷賁臨，承寄報告文，已諭諸生，深銘愛護。書院大計待商孔多，可否俟會議畢後撥冗蒞嘉，從容諮決？至盼電復。文老均此。浮。銑。

五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

迭奉來電及書，且喜命駕有日，以其時考之，宜若可矣。尚未奉續電告以行期，跂佇懸情，寤寐不釋。念文化服務社事定已措置妥帖，幸不吝飛躋以慰積懷，良晤當在旦暮間也。昨得李君春坪來函，謂書院基金尚未實撥，十月、十一月經費方備文請發，亦迄今未見發下。知諸公鞅掌尠暇，然於此事固未忘懷，切望分別催詢。履信思順，敏則有功，此亦與國人交之道也。文老習定，何日始完？藹老想時相見。毅成久淹，歸期或當不遠。院事待商孔多，尤不能不望速駕。十力不樂留嘉，頃已徙居璧山。留之不可，不能無憾。其詳情容當面罄。近講學規初畢，晤時當以奉正。古調獨彈，或不爲俗耳所悅耳。

臨書不勝神馳，佇候電示，不悉。

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

得前月廿九日手教，且喜蒞止在邇，引領彌懃。唯李春坪君來書，謂書院基金及十、十一兩月經常費久未下，曾向財部探詢。據稱，前八、九兩月之經常費，係由財部墊發，現因公庫法施行，此兩項均不能墊，須奉國防最高委員會令，始能實撥等語。今將李君原函抄奉台閱。據此，則實撥尚遥遥無期，未知諸公維護書院之意，計將安出。十月已過，幸有餘存之開辦費，勉可牽蘿補屋。轉瞬十一月又盡，儻再久懸，則有枯魚之歎矣。平生不言阿堵，今爲書院故，乃數數道之，亦自憎其近鄙。以不問經濟之人而爲是言，豈得已邪？夫與人忠，則籌委諸公之任也；與國人交止於信，則創議諸公之德也。此何俟於鄙言？以諸公軼掌勤勞，或不能無所遺耳。鄙意擬請公與文六、藹士諸先生以籌委會名義，備文申請。由公面告立夫部長，可否徑白蔣公。得其一署諾，下之財部，指定的款，飭其迅即實撥，然後書院始有根荄，否則曇華一現，亦非諸公之始意也。徑率之言，不敢謂當，唯高明裁之。未晤面以前，尚盼賜示。何日命駕，曷勝翹仰，不宣。

七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

昨奉八日來教，且喜良覲不遠。同日亦曾發一航信致左右，當亦達覽。待諮決者多端，以仁者愛護書院之切，當更不遲遲吾行矣。基金及經常費實撥、實發問題，諸公既關懷甚殷，自必處之有道，不令久懸，無煩更事喋喋。前書擬請備文面告立夫部長，逕白蔣公，得其署諾，下之財部云云者，良以四

行既設總辦事處，蔣公兼爲董事長，此公庫法之所由來，恐非得蔣公勅下，無由指定的款實行撥發也。然疏逖之人，不知政制，又書院或視爲不亟之務，屯其膏而不與，亦或有之，諒創議諸公言必可復，豈致下同有司之吝，故前書之言是否可行，固亦待諸公斟酌情勢而後出之，但不至束閣，使爲東海之鮒，斯可矣。文六先生亦有書見復，謂下月始能出關。毅成既有歸訊，未知能不愆期否？若能與公同時並集，豈非快事？然即令旦暮可還，恐亦不能星言夙駕，故盼公之早行也。書院生徒雖乏，兩月以來亦似稍知趨嚮。逸翁、藏雲以浮所言者皆爲腐談，銳欲更張，必使書院爲現代化；幸二君尚未高談未來化，浮已望塵莫及矣。誠媿迂陋，未能盡從。如其言而當，則自濂洛上推鄒魯，皆腐談也。浮分當杜口，不復言學。浮視語默一也，卷而懷之，亦無加損。此事尤當面申。未晤之間，不勝仰跂。

八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

魚日復電，諒邀鑒察。公等豪電所示，關於書院基金、經費兩項，似俱有着落。事隔兼旬，未蒙繼教。又毅成冬電，以須改期來嘉，並云廿八年十二月份經費當於豪日交匯，訖今亦未接到中央銀行通知，此款是否已經匯出？不能無念。每次作書，下筆便及此事，非特公等倦於聽覽，在山野之性向不喜言阿堵，亦自厭其饒舌。然爲書院計，無可避免，公等勿怪。須念使浮之爲是言者，實公等牽率老夫有以致之也。誠知公等日對千賓，目營四海，雖懷衛道之責，實病汎應之勞。亦既瘡口剝心，悉力以赴，而此空山一老，猶復喋喋不休。是亦不知量之甚矣。雖然，書院之存在是一事，鄙拙之去留另是一事，所以不能已於言者，乃爲書院言之，非爲個人私計也。若

創議諸公以浮所講論爲不合時宜，則浮願及早請去。然既已立此書院，似當力予維持，不當聽其夭折，此事理當然之則也。“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”自我作之而自我廢之，非當世賢豪君子所宜出也。書院初不爲浮而設，公等既負籌備之任，固宜爲久遠計，視書院如己事。謀所以植固其基礎，而利其進行，方爲制事之義，非以是爲厚於浮也。此意已屢言之，前此百閔兄來嘉，亦既罄其所懷而無餘。所以有提議之舉，備公等采擇，亦似不爲分外。公等於談話會之後繼有豪電，自宜靜以俟之，本可無言。然寂爾無聞，如是其久，年運而往，在書院所當規爲之事，皆停頓而無所措手。恃公等或不以多言見責，故重復言之。望不吝金玉，有以見復。儻有礙難進行之處，亦希明白相示。毅成何日方可言駕，舊曆年內是否無暇，並盼示及。率直之言，幸勿爲罪。專此，敬頌春祺。佇望還教，不悉。藹士、文六兩先生並此致候，恕不另肅。

九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

廿四日航寄一書，計已達覽。廿九日得百閔兄來函，三十日續得毅成艷電，稍覺釋然。前言孟浪，不免觸忤。然雖嫌徑直，實非出位之思，微公等吾亦無責焉爾。

書院十二月、一月兩月份經費，已承毅成匯墊，暫可免於在陳。今日已到，知念特聞。但如此長夜漫漫，決非久計。詳百閔兄函示，書院基金及經費案幾遭剔除，幸邀國防最高委員會批准，已下主計處。得藹士先生關注，而今而後，似可實撥實領。但追加預備班經費一層，最始由公等同白陳部長，尚須具文展轉陳請，亦是遥遥無期，而於組織董事會及提議刻書諸事，是否有可以商推進行之處，未荷示及。此俱未能遽爾忘懷者。

明知喋喋取厭，亦似未可置而不問也。

浮福德既薄，未能取信於人，有勞公等扶翊。凡所以爲書院計者，欲綿此學一線之緒而已。既舉世視爲無足重輕，徒爲公等之累，不如直截痛快早作收場之爲愈。天下講學者甚多，不必自我出之也。創議諸公對於書院所表示者如此，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鄙意不敢更作久遠想，如向後經費仍無確定之期，每次皆由毅成墊寄，往返催詢，不唯公等不勝其煩，山野之性亦實不耐。此非向公等故發牢騷，遠於人情也。試思易地以處，即如公等之閱通練達，亦容有不能已於言者，況以浮之好徑而喜直，凡事皆推心置腹，其言唯恐不盡，故每次作書，輒下筆不能自休，亦願公等之能深諒也。區區之懷，終冀毅成能於舊曆新春撥冗一臨，俾可面罄，亦省筆札之勞，港行或亦不妨稍緩邪。

基金存放問題，既由諸公決議，浮本無所容喙。頗聞四行新章，有所謂節約建國儲金甲種者，滿半年後即可定、活任便，以較定期三年稍爲活動。書院儻無特殊情形，自不敢動用基金，但似亦不能不作萬一之慮，此種儲蓄辦法是否可以採用，亦望保委諸公考慮及之。其餘累次往書所陳未蒙縷答者，今皆無庸贅述。但前以龍松生通訊講友半年脩金貳百伍拾圓，因上海匯費太昂，曾託毅成可否由茶葉公司駐滬貴分公司量爲代付。此事已隔月餘，又值舊曆年底，松生近狀可念，未便久虛。數甚微末，良恐毅成易於遺忘，故更以瀆聽，想勿咎其瑣屑也。書院二十八年決算書，已據實繕就，應向籌委會報告，因毅成有約來嘉，擬請監院沈先生面交，是以未寄。書到仍盼不吝見復爲禱。順頌春祺，兼謝關注，不具。藹士、文六諸先生均候。

一〇 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

前月廿四日航寄一書，定已達覽，未荷垂答爲念。比來空警頻繁，想行都匕鬯不驚，諸賢安定如恒，不以氣蹶動志。前書煩兩君一訪老友謝无量，並請其加入書院董事會，諒公等當無異詞。浮與謝君四十年交舊，知之甚深。謝君風度玄遠，有時近於玩世，恒情莫知其涯。吾愛之重之，竊意兩君當相見恐後，今乃遲遲未答，老懷不能無惑也。書院事不容默爾，然十書九置，不唯公等倦於聽覽，吾亦難乎爲言。昨見教部卅一日代電，知本年度經費及添設預備班經費，已經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定，並有商請財政部先行撥款之語，原電已別由書院轉寄尊處。此事固由公等力請，久而始下。鄙意彼電既有先行撥款之語，似宜亟向教部陳說，最好整數一期撥付。除應將本年一月至六月份毅成墊款如數撥還外，所有下半年經費，亦望一期見畀，以省董會諸公排月分寄手續之煩。至增設預備班之議，臨時費既無可設法，亦須俟全年經費整筆領下，始可商量著手籌備。事實所限，不能不如此，否則無法措手。亦知諸公計慮周詳，不須老夫饒舌，然區區之愚，不爲分外，似非出位之言，幸諸公勿咎其強聒也。又无量來書，允於月內見枉山中。前書託毅成詢其行期，爲代購機票，浮已徑函无量，不容失信，望毅成幸勿忘懷。率直之情，亦勿厭其瀆。書到並希撥冗示復，不勝引領。百閔惠寄《讀書通訊》，附此申謝，不宣。屈、陳、周諸公乞爲道意，不另。

一一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

久未奉問，馳念正深。得馬日電，知无量寓屋被災，想必

先已徙避，然不能不切憂懸。務望詢之于右任院長，當能知其蹤跡。却懇仍以見示，並盼不吝車從，一往訪之，代致拳拳之意。浮致書毅成時，在前月二十日外，迄今已將匝月，本月初旬復往一書，想蒙覽及。公等既無暇見及，又寇虐方熾，日有覆巢之憂，亦無足異。然知公等夷險如一，當安定如常，不至廢務。若有圍碁之閒，亦幸有以見答也。書院當於七月初休假。今年學者差增於前，甚媿衰陋，無以益之。護持之計，端賴公等。累書所陳，自憎其絮。雖未蒙詳答，知定不忘懷。然如作文字，雖慘澹經營，篇幅未就，殺青無日，引領徒勞。集衆賢之心力，仍不免有後時之嗟。諸所擬議，皆尚虛懸無泊，無從措手。竊望公等深念之也。閱報知荆、宜寇勢未戢，而歐戰影響所被令人寒心。恐式遏之功，爲期尚遠，忍此終古，將何以堪？因憶曩年公曾見語，爲書院久計，入山惟恐不深。今寄泊蕭寺，猶近人間，儻徧地憂其將壓，則巖野亦可爲墟。若預計於幾先，誠未知其安適。公深謀遠慮，宜必有以教之。此雖有近於杞人，非謂即今而已迫。然先事張皇則不可有，綢繆未雨則不可無。是亦諸公圖度題中應有之義也。餘詳前書，不贅，仍希撥冗示復。臨書不勝神馳。毅成均此，不另。

一二 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

百閔尊兄左右：

前月得馬日電，即具復一函，想荷鑒及。聞渝中日患空襲，料安定有餘，不爲所動。寇虐伎倆亦止此耳。暴力哲學終不能肆於人間也。見報知无量已至成都，恐在渝未及相見。毅成飛港未知何日可還？文六尚留滇耶？立夫部長是否在渝？前得財部通知，已由書院轉呈左右。本年上半年補助費

已否由董會領下？其下半年之費能否一期撥予，或按月匯寄？董會應有確定辦法。現屈、壽二君既不在渝，尊兄關懷書院定不置之膜外，日夕仰望，幸有以見示也。所增預備班之款，既無臨時費，又未能將整年作一期撥付，無從措手。其上半年預備班補助費一項，若能匯寄，祇能暫作專款存儲，非俟有成數不能開始籌備，亦待與諸公商榷始可進行。目前七月份經費未來，過此又將成擱淺矣。

前月得教部巧日代電，似以隸屬學校視之。浮意頗不懌。念此或係主稿者不察之誤，非出陳部長本意。在書院立場，於此不容默爾，宜將原電封還，又嫌過於不遜。去年陳部長本許以賓禮相待，一切不加干涉，是以承命。今若此，是無異驅之使去也。頃將原電抄呈，附致陳部長一函，請賜覽。書中詞旨自有分寸，並非傲誕。不欲逕寄教部，免落記室之手，以官樣文章相答。敢煩左右因陳部長燕閒之暇，婉為達之。如其未喻鄙意，並懇代為解釋。若部中必須責其呈報，則浮唯有堅決請辭。豈可以六經之教材，尚待部員審核；伊洛之學理，乃與博士同科！至著籍學人，本不儕於卯簿；山中講友，又何預於銓衡？幾見徵履歷於河汾，詢巢由之資格者？將非曠古之奇談邪？時人詆訾書院者不乏，若諸公因而致疑，儘可加譴責於浮一人之身，不必因此而廢書院。此意務望槩切告之陳部長。以創議諸公中，陳部長實為最初、最力之一人也。浮書辭雖戇，義則不移，亦望陳公勿惡其有瀆部長之尊嚴，俯予賜答，全其麋鹿之性。公於董會中相知尤深，宜必有以諒之也。敬遲還答，不具。浮拜啟。附致陳部長一函，抄呈教部代電一紙。

一三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五日

百閔尊兄左右：

七日七日航寄一書，諒達。四日來教踰旬始得之，寇虐如此，真足驚心動魄。然寇能毀我都市，不能夷我山川，更不能奪我民志。國之所賴以存者，不在物質而在精神，此亦當世賢智之所知。但要具真精神，必不是血氣，而出於義理之勇，乃足以勝之耳。无量已至成都，昨有電來，不日可到山中相聚。尹默在三十年前曾識之，不意尚蒙齒及。書院董會得二君相助，固是勝緣。譯事今猶未足以及此，未識尹默有何高見，想必能深有裨於書院也。文六、毅成何日還渝？入山必深之旨，乃自仁者發之，今日幾已無山可入，但有委心任運，不失其正而已。預備班補助費雖蒙通過，目前尚無從著手，一切尚待諸公商榷。承示貴社所出讀書通訊，一時風行甚盛，尊意欲將書院講錄轉載。鄙意講錄所言太嫌不通俗，決非一般青年所喜。聽古樂唯恐卧，以魏文侯之賢，親問業於子夏，猶有此言，況在今日？此於貴刊非獨無益，且有減少讀者興趣，引起譏評之弊，故願仁者且置之。他日如有通俗文字，與時下心理不甚齟齬者，或可以供采擇，亦必無所吝，今講錄則實無可供轉載之價值也。近刻《避寇集》一小冊，為近兩年來拙詩，非書院刊物，亦非賣品。聊往五冊博笑，或於避空襲時在山洞中偶一展卷，藉以暫忘動心忍性之境，亦不足以示途人。藹士、惺甫、尹默三先生處，請為各贈一冊請正。餘俟續教至日再陳。

一四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一日

百閔尊兄左右：

七月六日往書，並託致立夫部長一函，迄今兩月，未蒙賜答。往者行都頻患空襲，公等雖不懟不竦，亦或未遑寧處，固當靜候來命，未宜更瀆。然兩月之時，不爲不久，我圉既固，匕鬯無驚，豈竟無須臾之間邪？山中秋早，學人漸集，在未奉陳部長明示以前，本宜輟講待罪，而諸生不可廢學，祇得於今日照常開講。前函如有觸忤，實望陳部長加以顯斥，不宜默然置之不答。君子以禮處人，此非山野之所能安也。准以義理，便當決然求去。書院創議，自以陳部長爲最初最力之一人，故當取決於彼。今更乞公爲一言於陳部長，如以鄙論爲非，宜亟別延名德，來主講事，毋使衰朽久濫斯席，以滋咎戾。然不可以不報了之，斯亦容民示教之道也。書院八、九兩月補助費，亦至今未下。公前月有書致沈敬仲兄，言將開董會，何以今猶寂然？弟前因答文六先生書，亦附問及此，未見嗣音。毅成更久無隻字。書院雖細，固諸公所手造，未宜忘懷至此。意者衰朽之言，恒患其太盡，諸公苦之，亦宜。若幸而猶在不棄之列，終望有以見報耳。臨書不勝仰望之至。弟浮拜啟。董會諸公均此致候，恕不一一。

一五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重慶，中國文化服務社劉百閔先生，並轉
屈文六先生、陳藹士先生暨書院董事會諸公同鑒：

銑電奉悉。蔣委員長捐助刻資，是乃嘉惠士林，非以私於山野。微諸公之力，何以致此？疏遜未宜逕瀆，應仍請諸公申謝，幸恕其簡。又浮前致董會書待決諸端，仍盼不吝賜答。蓋書院所望於諸公者，不獨仰資維護，亦且深賴主持。度諸公或不以其言過當，而遂置之也。馬浮。養。

一六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

浮今日離院，從此可自拔於陷阱；賢輩愛我，切勿再牽率老夫墮坑落塹也。在書院未結束以前，不願相見。臨行草草，屬立民附聞。即以爲別，不宣。浮白。百閔、毅成兩兄左右。

詹緝熙 允明

一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

桂林小住，時接清談，患難中何幸得此。頃敬生遣車赴梧，必經柳州，可迂道送吾至宜山。今晨遂發，不及走別爲歉。尊處通信係某號信箱，忘其番號，望因便示及，俾可隨時通問。時局變化，殊爲難測。蓬飄梗轉，未知所屆。同在羈旅，何以爲懷。然聚散本係無常，亂離亦世所難免。循理安命，無足深嗟。所憂者不在一身而在天下耳。頻苦行役勞擾，少安定之時。左文兄處竟闕然未寄一字，因書幸爲致聲。虜患雖未已，唯其略地之廣，浙中轉可無虞也。《泰和會語》索閱者多，苦無以應。浙大既無出版部，前因兄言，亦頗有自印之意。雖未必契理契機，亦可以占違應之情而自知其得失之效，一任世人貶剝。縱不能益人，轉於吾有所益。若時局未即劇變，桂林尚可暫安。兄治事之暇，或可向印刷處一爲詢問，用五號字印小冊千份，約需費若干。即依前所定目次，用兄所錄底本。儻印資在法幣百元左右，吾力尚可及之。但校訂之勞，當以煩兄，或就近寄兩江交星賢參校，亦似可行。但此爲擬議之言，並非意在必行。若時局緊張，更何暇事此？姑留此一說待商。亦由